

## 《打工族買屋記》節選 有川浩

看過幾封被退回的履歷表，誠一沒好氣地說了聲「完全不像話」。

「你連字都沒好好寫。」

「我寫字本來就醜啊，而且又要寫那麼多封。」

「字醜沒關係，你有沒有認真寫，人家是看得出來的。你這字讓人一看就覺得沒用心，根本是胡亂交差。」

「這也可以從筆跡看出來啊？」

誠治不服氣，便見父親朝自己瞪了一眼。

「就算以條件不符為由把你退件，你至少也該用點心，起碼讓人家看到這份履歷表時會留下印象。筆跡就是最基本的第一印象。用這什麼修正液的就更免談了。你若是一流的國立大學畢業倒罷了，既然不是，人家第一個就淘汰你。」

用指尖在履歷表上敲著修正帶塗抹過的痕跡，誠一說道。

「把履歷表當成你這輩子能跟這家公司見面的唯一機會去寫。」

誠治癢了癢嘴：

「那就寫不了幾張了。」

「都是空包彈，打得再多發也是白搭。人家早知道你只是亂槍打鳥。」

誠治無法否認。遲遲找不到正職的焦急，的確讓他有這種心態。

「還有這一封，是用過再改投的吧？」

這指責聽得誠治心頭一驚。他縮著脖子問：

「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自己看這摺痕跟邊緣，跟新的差太多了，一定是從信封袋拿出來又裝進去過。還有，應徵動機寫得草率又籠統，完全不是專為某一家公司寫的。」

誠一又氣又厭地啐了一句「懶惰到這個地步」。

「我想快點找到工作讓媽安心嘛……」

「那就更不可以偷工減料！」

他這一吼是久不鳴矣，一鳴驚人。

「凡是做人事主管的，哪個不是涉世已深、見多識廣的職場老將？年輕小伙子會存什麼心態、打什麼混，他們一眼就能看穿。你用這種手法，分明只是抱著寧濫毋缺的念頭，這家公司並不是你心目中的唯一選擇。」

「可是，我不可能還沒面試就『決定』非要去哪家公司上班不可啊。尤其像我這種二度求職的，更是以待遇條件為優先考量，對方應該也知道吧。」

「你為什麼選定人家的公司，總要有個充分的理由，連這點說服力都展現不出來的人，他們何必雇用？你的原則固然合理，但若把這種說法和別人的擺在一起比較，肯定是展現了熱忱的人會優先得到面試機會。你要是寫出這種履歷……」

說著，誠一將那一整疊履歷表撕成兩半。

「對企業而言，跟垃圾沒兩樣。拿這種垃圾投了這家又投那家，找得到工作才怪。」

紙張的撕裂聲不只刺耳，更是刺心。誠治越發感到畏縮。

誠一打開另一封履歷信，低聲嘆道「這也是重複用過的」，隨即垂下頭去。

「你有附自傳吧？」

「這……當然有……」

「拿雜誌範本抄抄改改的可不行哦。」

又被說中了。

「寫得簡單些也可以，說明你為什麼屬意這間公司、來應徵的動機就好，內容和履歷表的重複也無所謂。現在公司大多有企業網站，上網就可以集到資訊。這不是你最擅長的嗎？」

光是履歷表的體裁，誠治就被叮得滿頭包。

「撇開履歷表，你這經歷也夠難看……」

重頭戲終於開始——這才是病灶所在。

「第一份工作只做三個月就辭職，你是怎麼解釋的？」

誠一這時的態度，簡直就像個面試主管。

「就……剛進去受訓時就感覺到宗教氣氛，後來就沒法適應公司的環境。」

聽到兒子的回答，誠一大皺眉頭，按著前額說道：

「……我要告訴你，有個原則你一定要遵守。」

誠治咽了一口口水，隨即聽到誠一大聲咆哮：

「那就是『絕對不講前一間公司的壞話』！你在待業中還有這種心態，這個社會絕不會把你當成可用之才。動輒怪罪別人、卻不自我檢討的小伙子，有什麼資格批評一個有實務經營績效的公司！」

這番訓斥還真是振聾發聵。

「那要怎麼講才對嘛……」

「部分原因是公司的風氣讓我無法適應，但主要原因是我自己的定性不夠。經過自我反省，我認為自己應該更加學著去忍耐和努力。講這樣就可以了。」

是那家公司的員工訓練不對勁，是舉辦那種研修課程的公司有問題；不能適應並非自己的錯，因為正常人本來就無法適應。——這就是誠治一直以來僅有的感想，而且他也不知道這感想並不獲得他人的認同。每當在面試時講出這段經歷，主管們都聽得很起勁，他便以為對方也都這麼想。

「聽著，人事單位就是最討厭聽人講藉口。你要記牢這一點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「可你這工作經歷該怎麼辦才好哦——」

自辭掉第一份工作的次月開始，到在馬路工地上兼職夜班的第一天為止，這中間有將近一整年的經歷，誠治只填了「各種兼職」。

「在哪邊做過哪些工作，你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早就忘了。這家做做、那家做做的……根本記不清了。」

「那至少把你經手過的工作項目概括寫一下。」

說到這裡，誠治首度發問：

「我被問過為什麼老是打工，是否不考慮找正職？我該怎麼回答？」

誠一也想了一會兒。

「我當然有這個意願，也積極求職，只是遲遲無法定案，為了分擔家里的開銷，所以利用空餘時間打工。大概這樣答吧。」

「還有人問我為什麼省略不寫打工經歷。」

「唉，真受不了你。」

嘆口氣，誠一又陷入思索。

「你只能這樣回答啦：我想嘗試不同的工作領域，所以換過很多工作。這樣回答之後，對方很可能會問你做過哪些印象深刻的工作、在那些工作中學到了什麼，或是要你說說做得最愉快的工作是哪一件，所以你最好事先把答案準備得熟一點。再來還有一種答案，雖然它也可能是一把兩面刃……你可以在這半年多的資歷填上『看護生病的母親』。」

誠一把聲音放輕，避免讓壽美子聽見。

「你可以說『母親罹患憂鬱症，我必須負責照顧她』。反正從亞矢子打電話來說你媽不對勁那時算起，到現在也差不多半年了，這麼說也不算錯。母親睡眠不定時，而且精神不穩定，無正職的我就肩負起照料她的責任。就這樣。」

「如果要交代細節，我該怎麼說呢？」

「起初以為是更年期障礙惡化，卻一直都沒有好轉，求診後才被診斷是憂郁癥，治療出現效果後逐漸可以自行活動，因此父親跟我分擔看護的責任，我在夜班兼職的同時也不放棄重新求職的機會，打算從今以後為了家人要認真工作……這樣講也可以，只是後果難料。」

說到這裡，誠一側頭苦思：

「這種家庭因素，有的人聽了嫌複雜麻煩，有的人卻會認為你有負責且孝順的優點，而主事者傾向哪一方，就要碰運氣了。假使是需要員工出差或調任外地的工作，說不定就會把你刷掉，這時你就要強調母親的病情已經穩定。」

「會出差或調任的都是有分公司的大企業，我才不敢奢望。」

大學讀得馬馬虎虎，就業經歷又有一年半的空白，誠治沒打算前進大企業。

「吃力的夜間兼職能撐這麼久，大概可以博得好感，也能證明你的耐性確實有所長進，所以你的反省並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——說不定人家會這麼判斷。」

「呃，是嗎……」

「你在大學參加的又是體育社團，身體健康，這一點可能也是個優勢呢。」

在這之後，他們又就性格、專長、志願動機這些項目討論了一番，把履歷表的內容弄得更充實了。

「謝謝爸，那我就從頭再試一次。」

誠治邊說邊收拾起桌上的履歷表，卻見誠一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誠治主動問。

「要是在報章雜誌看到中意的公司，你就圈起來，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我可以幫你看看那是家什麼樣的公司。再來……」

說時，誠一別開了視線，語氣則是越來越不確定，仿佛難以啟齒：

「萬一真的不順利，我找個哪裡去說一說也行。」

同樣的一番話，誠治曾經認定是父親多管閑事。

不可思議的是，如今聽來，他心中卻不再有那樣的反感。

這是誠一在用他的方式為兒子操心。

「嗯。不過，非不得已時再說吧。」

上了二樓的誠治，便將那些被退件的履歷信全部撕掉。